

新時代理
史地叢書

蘇俄之歐洲國際關係

撰述者 徐韞知

主編者

吳敬恆
蔡元培
王雲五



MG
DS57-22
12

新時代史地叢書

撰述者 徐韜知

蘇俄之歐洲國際關係

主編者

吳敬恆
蔡元培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3 2173 4102 7

目錄

第一編 德俄關係之今昔	一
一 神祕之德俄關係	一
二 德俄貿易關係	三
三 俄德文化關係	五
四 兩國離合之關鍵	八
五 德俄與法波	一一
六 德俄交互間之影響	一二

七 美國與德國對俄貿易·····	一五
八 德國獎勵對俄貿易·····	一九
九 德俄貿易與德國赤化勢力·····	二二
十 蘇俄之危機·····	二八
第二編 六國同盟與蘇俄國防·····	三二一
一 東歐之一片備戰聲·····	三三一
二 蘇俄之戰爭準備·····	三四
三 爲國家生存而戰·····	三五
四 蘇聯之「戰爭情緒」·····	三七
五 資本主義各國之挑釁·····	四一
六 東歐六國同盟·····	四三
七 法國與六國同盟·····	五〇

八	俄國之『擴張政策』	五四
九	蘇聯備戰之意義	五七
十	蘇聯之國防	五八

蘇俄之歐洲國際關係

第一編 德俄關係之今昔

一 神祕之德俄關係

德俄關係久已成爲國際政治之一謎。歐戰以前，兩國以國體相同國境相接之故，關係密切，自爲理所應有。逮至戰後，德意志荷亨璜倫（Hohenzollern）皇室崩潰，代興者爲『社會民主黨』之統治。同時俄國統治大權亦由『沙』皇手中移轉於『社會民主黨』之克倫斯基（Kerensky）政府；然爲時未久，克倫斯基政府復爲『布爾什維克』（Bolshevik 俄語意爲『多數派』）所推翻。自『布爾什維克』派掌握俄國國政以後，雷厲風行推行其『無產階級專政』之『蘇維埃』（Soviet 俄語意爲『代表的』）制度，以及國家集產之經濟組

織。又挾其『第三國際』之特殊勢力，煽動『世界革命』，西向以臨德波及巴爾幹各邦，東向以趨中國朝鮮，南向以拊印度波斯及土耳其。如火如荼，舉世震驚。其最富有誘惑性之口號有二：『打倒資本主義』、『援助殖民地民族革命』。數年來此等支票兌現與否，世界人士已有深切感覺，無俟作者再為辭費。惟蘇俄不因與資本主義國家政治之對峙，經濟之孤立，而阻礙其國家之繁榮與發展，則確係事實。

戰後，德國遭受凡爾賽條約之束縛，楊格道威斯計劃之剝削，國家元氣斲喪殆盡，人民痛苦積累日深，論理，『近水樓臺先得月』，應為第三國際寤寐所求之『世界革命』最佳的試驗場。顧事實表現，竟大謬不然。十年來『社會民主黨』秉政照常，蘇俄終未敢損其毫髮。最近全德過激思想流行，然此種過激思想乃多傾右，而少傾左。根深蒂固之『德國共產黨』，其發展成績遠不逮乳臭未乾之『德國國家社會黨』，寧非世界之奇蹟？目前德國政局正在動盪中，『社會民主黨』顯已不足維持其多年之場面，代之而興者捨『國家社會黨』莫屬。劇幕揭曉當不出本年九月。惟希脫拉（Adolf Hitler）德『國家社會黨』領袖，素以『反共

產主義』爲主要政策之一，一旦掌握德國政權，其將斬斷此神祕之德俄關係乎？

神祕之德俄關係乎？政治理論誠然對峙，然政治實質與經濟關係不惟無對峙之跡象，且確有相倚之連鎖。歐戰前如此，歐戰後亦如此。德俄帝國時代如此，威瑪（Weimar，德國現以威瑪憲法爲政治基礎）克里木林（Kremlin，蘇俄以舊克里木林宮爲施政中樞）時代亦如此。今尤可進而言曰：未來之希脫拉史塔林（Stalin）亦勢必如此。如凡爾賽條約，楊格道威斯計劃而果一日不廢除，則無論現在以至將來，德俄關係矛盾始終矛盾，疑謎仍舊疑謎。讀者其疑吾言乎，請一讀此篇可也。

二 德俄貿易關係

十三世紀間，哈諾威（Hanover）之德意志商人即有『合衆德商聯合會』（Verein der Vereinigten Deutschen Handelsmänner）之組織，此組織之羣衆首越西俄廣袤之森林，披荆斬莽，東向以開闢其商業之出路。長途跋涉，艱險萬分；然此等『條頓』商人終趨之若鶩者，實因有二：對於東方民族素具欣羨心理，一般人頗欲趁此以求陸路交通之捷徑；一也。

新境界向來罕與西歐民族往來，既有往來，適感彼此均能生規模極大之經濟關係（無盡之天產，廣大之銷場）二也。積時稍久，無形中推進俄羅斯都市之繁榮，里加（Riga）諾夫果洛（Novgorod）蒲士考夫（Pskov）三地遂成爲德俄貿易之中心。集中三地之大宗貨品，德如工藝製造品，俄如皮革及油類。方德商初履俄境之時，俄國人民對此異國商賈，已能以其真誠表示歡迎；七百年來親密之德俄關係殆於是肇端。當時曾有一趣事，至今猶覺膾炙人口：德人初至，因不通俄語與俄國社會習俗之故，起居言動每成俄人絕妙之笑料。寢假，「奈姆齊」（Nemsi）俄語意爲「傻子」，遂成德人專享之尊號，至今仍爲俄子「德國人」之別名也。

自十三世紀以後，德俄人民之貿易關係，除世界大戰之四年（即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外，可謂有一貫之歷史。然歷來從柏林至莫斯科，輒須跋涉一月餘，艱險萬狀。今則科學進步，一日千里。吾人食「賽因思」（Science，「科學」之譯音）先生之賜，居然能縮月餘之長途爲半日之短程，化險爲夷，使人如姑射仙子，憑虛御風，朝發而夕必至。慣例乘德俄聯運飛機，夜闌十一時離柏林，黎明即在東普魯士境，更越立蘇安尼亞（Lituania，東歐國名）至

正午即可卸乘客於莫斯科飛行場。如是比於柏林晚餐，翌午竟可於莫斯科進午餐，又或早餐於莫斯科，當日可於柏林進晚餐。吾人感謝「賽因思」先生，吾人更感謝德俄合作之航空聯運，時至今日，無論取何種方向之航線，柏林與莫斯科間相隔僅十三小時矣。

此航空路線開闢於歐戰以後，人謂「社會民主黨」與「布爾什維克」主義不並立，政策不相容，觀於此由德俄合作造成的交通敏捷之局面，將信兩國間不惟相容，抑且有相倚為命之勢。可見「生存競爭」中，「求生」之要求倍切於政治之意識也。今者，蘇聯與德意志共和國關係更加密切，交通方面然，政治、經濟，甚至精神方面亦莫不皆然。在德俄國交史上，雖非絕後，究屬空前。錯綜複雜之歐洲問題中更增此新生之密切關係，自愈見其矛盾與糾紛。迷離恍惚之影響散而之四方，首受其擊者，即為資本主義集團巨擘美國之「國外貿易」與「國外放款」兩大問題。

三 俄德文化關係

顧兩國間能形成此種特殊關係，亦實有其不可磨滅之特殊原因。十三世紀以來，兩國交

通方式頻更，而關係始終不斷。因文明程度之不同，供求情形之互異，德人入俄者恆較俄人赴德者爲多。德意志民族文化由此種貿易關係之媒介，逐漸擴張至俄羅斯境域中，寢假而形成兩大民族政治與文化之溝通。逮十八世紀，德意志影響更較普遍，俄國凡最優良之軍隊及重要行政機關中類有若干『德國人』供職其間。百餘年來俄國國勢日張，文明日進，此等『奈姆齊』之功，實不在少數。不寧惟是，俄國鼎鼎大名之統治者且有數人，與德國皇室荷亨瑣倫族血統有關：如加特琳(Katherine die Grosse)大帝及故亞歷山得拉(Alexandra)是。

次言文化方面：『奈姆齊』在俄國首創第一家劇場，輸入『純戲劇』(Drama)與『歌劇』(Operetta)，使俄國社會與歐洲音樂接觸。從此化外之『斯拉夫』(Slav)民族亦得享受此偉大之文明結晶品。柏林(Berlin)，荷丁根(Göttingen)，福郎克甫(Frankfurt)，敏尼克(Münich)諸大學中人且進而與俄國政府及智識界連絡，以科學方法研究俄國語言之本源。組科學團體，考查及測繪俄國國境東部各區，並爲俄國代庖，奠定『圖書館』(Bibliothek)與『俄國科學院』(Russ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之基礎。

然兩國關係實未嘗僅限於法庭、商場以及大學校中。由於德國人民羣遷俄境，遂使兩國間形成一種共同民族。此種共同民族最能促進兩國間之各種關係。過去，德國人民已能散佈俄國各區，而以聚居薩拉妥夫（Sarator）附近伏爾加（Volga）者人數最多，勢力最大。今日蘇俄聯邦共和國中有一名爲「德意志民族伏爾加自由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即百餘萬德國之僑民所組成，而以德文爲正式語言之邦者也。自此「奈姆齊」爲主體之蘇維埃共和國締造以後，莫斯科對德國之宣傳更肆無忌憚。柏林以及其他各地常收得莫斯科廣播之德語無線電宣傳口號——煽動聽衆「聯合起來！打倒資本公司，建設蘇維埃國家。」從前德國政府厭其聒耳，屢向蘇聯政府抗議。但莫斯科方面之答覆則極盡詭辯能事，謂此僅爲對德民伏爾加共和國人民而廣播，故至今德國境內富有誘惑性之德語廣播口號終無法取締也。

歐洲大戰期間，德俄不幸彼此以兵戎相見，雙方俘虜均達數千人，無意中亦使相互間之了解程度增進不少。十年來，德語在一切外國語中已爲俄國流行極普遍之語言。在蘇聯「教育七年計劃」尙未推行之前，遊俄者每遇不識字之俄國農民，輒能懂少許德語，不知者即謔

爲奇事。然一按其答覆，戰時予曾在德國爲俘虜也。『德敵！大戰之賜，數百德俘且滯留各鄉鎮間，作小本營生，已有樂不思蜀之概矣。』作者數年前曾在俄匝月，參觀所謂『實業五年計劃』之設計，確感德意志潛勢力之偉大，德語通行猶其餘事。常與同學張君笑談，蘇俄所奉行之主義用數學方法表示，可得二方程式：

無產階級專政 + 電氣化 = 馬克思主義（德意志文明）

列寧主義 = 蘇維埃 + 德國科學 = 德意志文明（思想與物質）

（註）蘇俄現行主義爲一種『集產的社會主義。』我國習慣稱爲『共產主義。』實說。參看作者前在革命週報發表之論文（中國上海江灣自由書店出版，兩年前已結束。）

四 兩國離合之關鍵

惟有應注意者：德俄兩國雖在政治方面，經濟方面，以至文化方面有數百年之密切關係，至今終未足謂二民族果能如水乳之交融也。究其原因，不外二端：德人常好強自謙抑，俄人每習於粗獷，此民族個性之不同也。俄國經濟基礎爲農村，德國已由農村進化至都市（工業發

達之結果，此經濟立場之不同也。職是之故，兩民族間迄亦不能謂已達完全之諒解。

德國資產階級對於俄國向來即抱定兩個成見：第一，彼等自認，惟有德國人始足稱國際間最澈底認識俄國之民族。作者在柏林時，每喜與德國新聞界中人相過從，據彼等告作者：「赴俄，欲知俄國詳情，莫如詢問駐俄德國大使館。館中關於蘇俄各方面材料，極爲完備確實，且較俄國人自己爲詳盡。」德國人爲此說者亦自有其相當根據。僅就七百年之密切關係言，已足以造就相互間今日充分之了解；而其他各國對俄關係實亦不如德國之深且久也。第二，彼等認爲，俄國應爲德國最有希望之「殖民地」——換言之，卽原料之最大「資源」，與夫製造品之最大「市場」。德國昔日野心較大之政治家屢提倡「東向政策」，力謀德國勢力向東發展。一九一七年，東路軍總參謀長賀夫滿將軍（General von Hoffmann）曾建議德國政府，在西線取守勢，轉而向東取攻勢，即可佔領俄國，結果可使全盤戰局達到最後勝利。無如威廉以及多數領袖均亟圖與英法爭一日短長，舍此不圖，坐失時機，惟是，方當西線戰鬪最烈之際，德國經濟勢力亦能與西部軍事相輝映，越東部戰線，而馳騁於俄羅斯腹地，此則大可

注意者也。

歐戰發生，論理在政治方面，應使一八九〇年德俄「安全保障續約」根本打消。乃事實竟又不然。兩國政治關係，因歐戰直接間接之影響，愈趨接近。歐洲大戰告終以後，德意志與蘇聯共和國均先後締造成功。因處境關係，使此兩大國家發生「難兄難弟」之感。兩國在政治方面，既同受協約各國壓迫，在經濟方面，又深感資本主義之苛索。德須賠款，俄須返債。帝俄時代之外債與各國在俄之投資，二者之性質雖不同，所受壓迫及所有困難則一。德雖賠款，無裨孤立；俄欲賴債，勢召反感。於是兩國因處境之相同，重生相互之諒解。至一九二二年，德俄兩國正式在拉帕羅 (Rapallo) 締結協定。蘇俄允諾放棄德軍損害之賠款要求，德國亦取消其返還俄國沒收德僑財產之主張。從此舊賬一筆勾消，專致力於政治之聯合。寔假形成今日國際矛盾現象之一。惟當時兩國締約，德國曾有一附件保留爲：如蘇俄將來對某一國家返還其僑民財產時，德國亦得依同樣待遇，要求償付云。此附件有無作用，德人亦肚裏明白。願其所以保留於協定中者，實另有其他用意耳。

五 德俄與法波

自一九二二年以後，德俄關係乃愈趨錯綜複雜，在戰後歐洲各國間允推第一。有數種關係自另具嶄新局面，有數種關係實亦與戰前無異。德國仍視蘇俄爲推銷製造品極佳之市場，仍向蘇俄採辦大宗原料與天產品。如大麥、木材、軟木料、錳礦之屬，事實上雖不逮戰前，但爲數殊可觀也。同時德國商人仍爲俄產皮貨貿易之經紀人，蘭布齊（Leipzig）之皮市且足以操縱全世界皮貨價格之上落。不寧惟是，德俄即在政治方面，亦有密切之聯絡。兩國共同憎惡凡爾賽條約與其所屬之體系，尤畏懼法國政策及『法郎』勢力之狼毒。蘇俄向所寢饋不安之歐洲防俄戰線，原爲防德戰綫之變形，其陣容固由法國在幕後完全操縱者也。故蘇俄在歐之政治活動每側重對法，德國亦輒樂於扶持之。例如最近日內瓦召集之『軍縮會議』，蘇俄所提之完全軍縮案，其唯一贊成人即爲德國。

德俄兩國之共同鄰國爲波蘭（Poland）。波蘭者，戰後新興國家而法國東歐利益之保護人也。因位置關係，每立於防俄最前綫，其召致蘇俄之反感也固宜。德國與波利益衝突之程

度尤切於蘇俄。上西列西亞(Uber Silesia)之波軍雖撤，但澤甬道之創痕猶存。但澤問題而果一日無圓滿解決，則東普魯士之工業基礎即無從恢復；以工業建國之德意志亦即永無繁榮之希望。故德國之憎波實理所當然。因此種共同憎惡心理之推動，遂使德意志、里蘇安尼亞與蘇聯三國日漸接近，寢假而造成迷離恍惚之東歐「三角同盟」。資本主義各國震於此種「聯盟」之離奇，又感到此種「聯盟」之危險，數年曾竭盡智力，以偵察此東歐「三角同盟」之內容。但迄無一國正式承認，結果終屬「莫可究詰」。據外交界普遍意見，均信三國確在柏林訂有兩種公約，大抵以關於遇有戰事時德俄兩國之軍事合作一層爲主。惟究竟此項消息確否，無論在柏林或莫斯科均無所聞。據作者所知，無論如何，德國派遣軍官訓練蘇俄軍隊，確係事實。德國陸軍銓敘表中載有經一年或數年「特殊任務」後之升級規定。此項「特殊任務」即指服務蘇聯紅軍之工作而言，各國外交界中人類能道之。

六 德俄交互間之影響

除前述各關係外，其他方面則數經變更，儼有蘇俄非復帝俄之感矣。第一，今日蘇俄正力

求經濟上之獨立，以脫離各資本主義國之壓迫，決不再願徒供任何大工業國原料之資源。第二，今日在文化方面情形已完全倒轉：蘇俄能影響德國思想，德國反不足影響蘇俄思想。因是今日德俄關係竟彷彿化學上之『可逆反應』，而建立於一迷離恍惚之境界。兩國均各有一階級人，欲視鄰國如禁樹。蘇俄今日固爲德國資產階級之對象，德國今日亦爲蘇俄共產黨人之目標。德國實業界中有千百人，視俄國爲其唯一之大市場。反之，俄國人民鑒於三月十三日德國共產黨在初選時能獲得五百萬票，亦羣視德國爲赤化最有望之地域。柏林與莫斯科聯運之火車，以及航空之飛機，輒載有此類彼此目的相反觀點互異之代表往復其間。德國實業家競赴蘇俄，推廣其貿易之銷場，以期造成德意志之資本主義。同時，德國共產黨亦羣趨蘇俄，向其後臺老板聆取方針，拜領助力，以謀推翻現有之資本主義勢力，改建蘇維埃德意志國。

近數年來，德意志化蘇俄工業與蘇俄化德國共產勢力，均有極度之發展。德國共產黨現有黨員二十二萬人，且爲一九一七年俄國共產黨員總數之五倍。三月十三日德國初選時曾獲五百萬之鉅額票數，四月十日複選雖失去百餘萬票，然較一九三〇年且略有增加矣。近年來，

全世界咸因普遍的經濟凋敝以致陷於彷徨不安之境，德國工業既無力向資本主義各國求生路，遂愈有開發蘇俄爲主要市場之需要。至一九三一年，此種開發之成績已達一最高的新紀錄。故一面德國共產主義師承莫斯科之成規，加緊其打倒德國資本主義之努力，一面德國資本主義則借助於蘇維埃之工業定單，反增強其防其之陣綫。矛盾玄妙竟有如是者！

在此種迷離惘恍之關係中，有一點最值吾人注意者，即關於德國向蘇俄發展之債權力量是也。以德國經濟境遇言，德國愈能獲得蘇聯商務代表之大批『定單』，則失業人數愈減，而工業之境遇亦愈臻安定。至於俄國方面，自亦有極大之利益。蓋德國條件愈自由，則蘇俄向德所購大宗機器以及工廠設備等需用之款項愈易週轉，不致因捉襟見肘，影響事業之進行。故自一九二四年以後，德俄關係即有更進一步之發展。俄國開始其偉大之工業建設，在相對方面，德國正企圖吸收蘇俄之大批『定單』。向者，拉帕羅條約既使雙方關係愈加接近，逃脫歐洲資本主義政治集團之羈絆，而創成德俄聯盟『自給』之政治單位。而德國實業界中人復企圖在政治以外，並形成德俄聯合『自給』之經濟單位。然德俄兩國經濟上之趨結

實較政治方面複雜困難。欲求德俄聯合『自給』之經濟單位實現，事實上顯有嚴重之障礙在焉。蓋德國既不能完全容納蘇聯之輸出貨品，並亦不能完全吸收蘇俄所有之『定單』。再則，蘇俄之政治目的恆寄託於『對外貿易』中。故其經濟政策之特徵即不專依賴某一資本主義國家。彼又鑒於目前國際間之孤立無援，不得不開放門戶，示惠資本主義強國——如英——以求政治上之安全。於是向日視俄國如『殖民地』，如禁樹之國家——如德——今日已有不合時宜之感。雖然，德俄間既已達到相當程度之政治妥協，則政治妥協中未必不含

七 美國與德國對俄貿易

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九年數年間，蘇俄『定單』曾大批漏入他國，此等『定單』中之物品又皆德廠精於製造者。若按傳統之感情言，德國對俄商務實應有優先權。然當時德國製造廠家徒見整批機器與工業材料之『定單』源源爲美，以及其他對俄關係遠不如德國深切之國家所吸收，此誠一不幸之現象也。尤有甚者，德國方於此時輸入俄產之大批糧食五

毅；故結果，數年間德國均輾轉於對俄貿易入超甚鉅之苦境中。俄國則利用對德出超之贏餘，向美購大宗機器。德國政府與實業界對蘇俄此舉，屢有抗議，均未奏效。若干經濟團體有力份子且建議與蘇俄斷絕一切商務關係。德國政府鑒於關係重大，恐實行經濟抵制，自身反受其害，乃另謀政治上之處置。其實當時德國政府此舉，洵有至理。試思在資本主義極度矛盾之今日，資本主義各國輒彼詐我虞，孰能真誠聯合以對付蘇俄一貫之政策？使非各國先有成約，則此國經濟抵制，即無異增多他國之「對俄貿易」也。

當時德俄間最惡劣之印象，自莫過於美國對俄商務之激增。德國實業界深知美俄歷來之關係，深知美國政府不惟未與蘇俄有商務或政治之諒解，且聲言不願保障美國人民對俄投資之安全。顧事實竟與理論相矛盾，數年中蘇俄政府寧拋棄傳統之關係，而美國人民亦不憚作冒險之嘗試。至一九三〇年，蘇俄向美國廠家發出之「定單」已達一三一·〇〇〇·〇〇〇。美金，約當於同年德國廠家接收之蘇俄定單之數額。惟所定條件，則美國「定單」實較德國苛刻。又，俄國對美輸出僅及美國對俄輸出百分之幾，則美國「定單」到期付款勢須現

金，此德美兩國『走單』顯著不同之點也。然困難雖多，俄政府仍委曲求全者，實另有其政治之原因在。『政治之目的爲主，經濟之目的爲輔』，此蘇俄國際貿易之中心政策也。有謂當時俄國之工業建設適爲美國式，故不需要大宗美國材料，斯說自亦有相當根據。但據作者所知，當時蘇俄政府實處心積慮，設法使美國相信『復交』後之利益——足爲美商務及投資最佳之市場——以謀獲得外交上之承認，而打破國際孤立之難關。俄國政策既經改變，德國政府當亦不能飲鴆止渴，作何種政治讓步，以爲交換，故在此時期，雙方遂勢成僵局。蓋德國實業界雖力謀俄國商務之增進，但亦知與蘇俄政治關係過密後，即不免有莫斯科操縱下之共產勢力蔓延之虞。

於是在此期間，德俄不僅貿易關係，即兩國國交亦相持不下，不絕如縷。德國人民徒見數百美國工程師，挾其特殊之『美元』勢力，經柏林而赴莫斯科，以替代德國工程師之工作。俄國原有若干德籍工程師，並曾與德國多數廠家立有工程顧問合同，今既改雇大批美籍工程師，豈將以美國機器爲建設基礎乎？願事實表證又不盡然。至是德國人民乃知歷史與拉伯羅

條約而外，決定蘇俄貿易政策者尚有其他條件也。一九二八年東巴新 (Don Basin) 德籍工程師怠工之受檢舉，即反映德俄關係已漸趨緊張矣。

無如蘇俄此種對美示惠之貿易政策亦迄未奏效。至一九三〇年以後，傳統之德俄關係再得恢復其舊有之局面。至一九三一年，德國在俄商務更可謂開未有之最高記錄。造成此最高記錄者，即因美國勢力多重被德國代替耳。計一九三一年，蘇俄在美國之「定單」爲五一，五六一，〇〇〇美金（上年爲一三一，〇〇〇，〇〇〇美金），在德國之「定單」爲二一九，〇〇〇，〇〇〇美金，上年爲一三五，〇〇〇，〇〇〇美金。質言之，美國業失去俄國「定單」百分之六〇·六，德國則增加百分之六二·三。全年德國對蘇俄賣出之貨品且超過革命前貿易最旺盛之一年，際此世界普遍經濟凋敝之時，德國尤感經濟方面之桎梏不安，今一旦得此意外獲得，洵可謂天相德意志人矣。「定貨」範圍頗足以表現蘇俄購買力之複雜與偉大。笨笨大者如向西德一機器廠定購值六萬美金之鋼鐵廠機器，向萊因省一工廠定購值十五萬美金之鋼板及鐵管，向史萊士委格省一工廠定購值十萬美金之車狀及輪軸。

其餘所定貨品則多屬零星，幾遍於德國各城市焉。

由上述統計，可見對俄貿易與德國實業關係之深切。故上年德國工業協會開會時，主席某君有云：『對俄貿易實為我國經濟組織上最主要之因素……』。昨年，蘇俄所吸收之主要產品有鐵礦、鋼鐵、蒸氣管、鐵路材料、電燈、電氣及化學材料等，尤以德國輸入之機器為大宗。德國對外全部機器貿易三分之一強。故今日德國之機器工業不啻為蘇俄而生產，已非單純為本國市場而發展也。然昨午能獲得大批蘇俄『定單』，不可謂非德國最佳之幸運。蓋一九三一年適逢英國維持鎊價，禁金輸出，購買力銳減。又值荷蘭瑞士舊日與德締結之互惠商約到期，兩國貿易亦大受打擊。使無此意外對俄貿易之發展，則僅胡佛停付賠款一年辦法實行，亦不足挽救德國經濟上之最大危機。『天助自助者』，然則德意志民族其天縱之聖乎！

八 德國獎勵對俄貿易

蘇俄『定單』在德增多，在美減少，其因有二：一為信用問題，一為世界經濟凋敝之影響。蘇俄雖以社會主義建國，且竭力謀經濟之獨立，然在整個經濟組織中仍為世界之一員也。以

是，其感受經濟凋敝之影響，初不下於資本主義各國，最初如原料價格之跌落，以及重要俄產皮貨等之滯銷，雖影響不大，固皆足以動搖蘇俄之信用基礎。而且，在經濟凋敝結果尚未表現之先，蘇俄之進口貿易已有激增之勢，如非蘇俄對外貿易能常有增加，至少亦須保持原狀，或能得期限較長之「賒賬」辦法，即不足維持其貿易之平衡，而安定其經濟之現狀。

然「賒賬」利率較輕，期限能寬放之國家，亦僅德國一國。德商凡接受蘇俄「定單」，政府例指定的款，以擔保蘇俄期票之信用，並承受蘇俄「定單」之抵押。此項的款專供發展蘇俄貿易，亦與教育公安等費列入國家預算者也。使蘇俄政府如不含其他目的，即無須事事遷就以向美「賒貨」。蓋向德「賒貨」，既可得最惠之待遇，且亦彼此兩利之道也。故美俄貿易終不克制勝德俄貿易者，亦勢所當然。基於此點，德國貿易故重有昭蘇之傾向。然德俄貿易之主要成分為「賒賬」，「賒賬」辦法之實行根據於德政府兩種條例。其一為一九二六年所公布，其一為一九三一年所公布。此種獎勵條例不啻為推進德俄貿易之「發動機」。兩條例均規定由政府貸出較短期之借款，資助德國製造廠家，專供發展對俄貿易之用。並以三萬萬

馬克（約當美金七千五百萬元）擔保，按票面百分之六〇收受蘇俄期票，俾各廠家資金得以週轉。自雙方商務重新昭蘇以後，德國政府即依此辦法，維持並推廣德俄貿易。故蘇俄方面清付賬款多能獲得三十三個月之寬裕期限。更有若干交易，直至貨品成交十三個月後，始須付出現金。實則有時如付賬期限短促，俄國即無力進行此項交易。故今日蘇俄所需之「賒貨」，並不求其價值甚鉅，而求其付賬期限能有伸縮之餘地。所可惜者，德國現尙無力多購蘇俄之生產品，以維持兩國貿易之均衡。德俄貿易仍不能有日進千里之望也。

惟德政府實推行此項辦法，僅限於一部分廠家。經營對俄貿易著有成效者，昨年來則更有若干廠家，由私人方面集款，以發展對俄之信用事業。有時彼等所收「定單」，其價值僅敷成本。而如漢諾佛（Hanover）等市且每將「定單」分由內地若干廠家共同承接，藉此各廠家可得六個月之工作，不致使工人失業，坐耗當地政府之「公益費」（Wohlfahrt-Geld）。其用意甚善。華此，德國一面向英國及其他國家貸借款項，一面則接受蘇俄「賒貨」之定單。其行爲似近矛盾而不知實另有用意也在也。德國每有一失業者，國家預算中每年即須支出四

百馬克（約合美金百元）之「失業救濟費」（即「公益費」）故失業人數增，則國民之負擔愈重，而社會之不安亦日甚。蘇俄「定單」如能日有增加，政府「公益費」之支出即可日減，不惟國家財政，而且社會秩序，亦均有安定之望。於德國國民生計國家繁榮豈小補也哉？

直至最近，蘇俄因「賒貸」，負有德國廠家之債務已為數甚鉅。總計全國公私合計，蘇俄所欠德國賬款已達美金二萬萬至三萬萬元之譜。前數月，德國廠家迫不得已減少對俄之「賒賬」貿易。此舉實因德國彼時財政上適無法週轉，究非對德俄商務發生恐懼與懷疑也。國際間雖謠傳本年七月一日蘇俄到期將不能履行債務，然經蘇俄政府正式否認以後，是說已不轉移德國實業界傳統之心理。而事實到期表現，尤覺此說之無稽。總之，德國實業界始終認為國際間現僅有蘇聯，能使德國工業之生機延續，成就縱或迂緩，同所不計也。

九 德俄貿易與德國赤化勢力

德國社會之普遍心理且認為，在普遍經濟凋敝之今日，能多供給列寧主義策源地——

蘇俄——必需之貨物，即可以消弭德意志赤化之狂潮。若依一九三一年之事實觀察，似對俄貿易既增，德國共產黨勢力亦隨之而增。試更詳察其內容，則德國共產黨勢力雖增，而因社會情況漸臻安定，赤化機會固日形減弱也。

自歷史方面言，德俄左傾主義之關係，其密切初不下於德俄之商務關係。『德國社會民主黨』(deutsche sozial demokratische) 卽最初之『馬克思黨』，而歐戰前全世界極左之一黨也。蘇聯未成功前，其重要領袖之左傾思想與行動得力於此黨不少。列寧 (Lenin)、托洛斯基 (Trotski)、蒲理哈諾夫 (Plekhanov) 以及其他蘇俄左傾運動中有名人物悉與『德國社會民主黨』有密切關係。皆由師承德國左傾派政策，而始創成其獨立之『德國馬克思派』也。逮至今日，情勢倒轉，蘇俄反成德國『馬克思主義』之策源與推動中心。馬克思死而有知，觀於俾斯麥『折衷主義』今日之效果，其將有瑜亮之感乎？

一九一四年，德國『社會民主黨』因表決歐戰中應取何種政策時，黨員態度不同，分裂爲二派：多數派與『第二國際』(Die Zweite Internationale) 主張相同，決定擁護祖國，放

棄『和平退讓』之主張。少數派由李卜克內希 (Karl Liebknecht) 及盧森堡 (Rosa Luxemburg) 領導，攻擊多數派之決議案，此為德國共產黨之嚆矢，其時民族情緒方極熱烈，少數派之『無祖國』與『非戰』主張未能得大眾之同情。僅列寧與其羣衆自少數派立場出發，得於一九一七年取得俄國政權。李卜克內希羣衆有此觀感，乃企圖於一九一八年在德國亦有相應之表現。同年冬，『德意志共產黨』正式宣告成立，自此，德意志黨人遂從莫斯科行動之後，亦步亦趨矣。

德國『社會民主黨』其策略與方式仍為『馬克斯派』經歐戰之激盪，一躍而成新德意志共和國之統治黨。此黨現行政策為以『進化』(Evolution) 而非『革命』(Revolution) 為手段，達到社會主義之實現。其勢力在全德各政黨中本為最大，支配有各種工會，領導有絕對多數之工人階級，而性質則近於反共產派。據最近各區選舉統計，此大政黨似漸失其社會地位與羣衆。德國之政治趨勢已脫離溫和主義，改向極端主義之道路。無論為傾左之『列寧主義』以及傾右之『希脫拉主義』，一皆極端主義而已。

德國『共產黨』在一九一九年暗殺事件中犧牲其唯一之領袖李卜克內希與盧森堡二人今日亦列爲蘇俄之先烈。數年前此黨一再遭遇非法之壓迫，終於一九二三年與一九二四年兩年間完全崩潰。數年以來，因黨人不斷之努力，迄於最近，復蔚爲德意志共和國之第二大黨，在國會中並獲得六分之一以上之席次焉。

德國『共產黨』之政策與『共產國際』相同——由武裝暴動，階級鬭爭，沒收私有財產及一切生產並分配工具等方法，以創立一蘇維埃德意志共和國，其師承之理論固猶昨日之馬克思理論也，所不同者，策動之中心已由德國移至莫斯科。目前德國共產黨總部在柏林，即所謂『李卜克內希館』(Hobknecht Haus)是也。館爲一四層之樓房，屋側張掛各種標語：如『反對戰爭野心家』、『保護蘇聯』(Gegen die Kriegshetzer—Für Verteidigung der Sowjetunion)、『打倒法西斯主義與普魯士邦議會』(Nieder mit Faschismus und Preussenlantaq)、『遵照紅色民衆意志於八月七日投同意票』(Bestimmt am 7 August mit Ja Beim Roten Volksentscheid)、『在赤色的普魯士建設一自由的社會主義的德意志』

志』(Das Rote Preussen für ein Freies Sozialistisches Deutschland)……形形色色，歎觀止矣！

德國『共產黨』享有充分之自由，並不畏再有非法宣告之舉。但自選舉，國會與各邦議會之共黨活動觀察，則『用武力奪取政權』之中心政策終未改變。在現德國社會中，此種政策自不易獲得多數之同情，更不易對德國資本主義生嚴重之威脅也。惟德國共產黨有二優點，爲一九一七年革命時俄國派所未曾遇到者：第一，德國共黨勢力建樹於工廠勞動階級，以視昔日俄國革命前之缺乏智識羣衆者，迥不同也。第二，藉反對凡爾賽條約，解脫法蘭西壓迫，且可向國家主義羣衆中作宣傳。此又俄國先例所無者也。但『共產黨』亦有其根本之困難，即『土地問題』是也。德國農村經濟多爲『自耕農』形式，多數農民均有少許土地，足敷耕用，故『國有土地』之宣傳，終不足激發農民之重視。

然德國尙有其不易『赤化』之重要原因。自德國改建民國後，迄今已有十四年。其間政黨盛起，除共產黨外，著聞者爲數且達二十六。究其主要立場，類皆反共產主義者。而『社會民

主黨」之勢力仍復瀰漫於勞動階級。德國政治情形極爲錯綜複雜，反共之各派勢力，雖其結局不同，其取道則一。「共產黨」欲造成德國之赤化，而望免於各黨之聯合反對，得耶？

故德國「共產黨」縱有發展，均以審慎態度出之。其主要工作僅求維持原有勢力，增加份子，在憲法範圍內利用時機。同時則向各非共產黨員之工人組織，警察及軍隊中培植勢力。列寧格言有云：「除組織外無希望。」此則目前德國「共產黨」之金科玉律也。彼等深知來日方長，不敢過事操切。德國資產階級亦深知德國「共產黨」之隱微，故亦不欲作政治上之壓迫，專用全力推廣對俄商務，以謀在經濟上消弭社會赤化之根本原因。如是，則共產勢力不遏制而自鎔息，洵得策也。返觀我國，方日以造災爲能事，僅以軍事剿殺，可行乎？

惟吾人對德國前途亦抱有莫大之隱憂，方今德國社會之憤懣日深，痛苦愈甚。關於最近之選舉，與登堡重膺總統連任，然「極端主義」勢在必成。今日「希脫拉主義」之睥睨全德，固另有其成功之要素，但德國人民之「不滿現狀」實爲促進此種成功之主因，此無可諱言者也。使希脫拉政治而果試驗失敗，則牛羊何擇，德國人民勢將由傾右而轉爲傾左，如是德意

志亦化不免矣。吾人本無所愛於希脫拉政治，但終信德國問題，如中國問題然，足牽動全世界也。然消弭德國亦化之關鍵何在？曰：不在德，亦不在俄，而在作凡爾賽條約與其體系大護法之法國，以及擁護資本主義之其他各國。理由如何，容當續論之。

資本主義各國徒責德國不應推廣「賒賬」政策，以助成蘇俄國力之充實。殊不知德國在資本主義矛盾局面下，亦祇有自蘇俄貿易中求本國工業最後之出路；使無此項出路，則一九三一年冬德國之經濟危局或已使歐洲資本主義之基礎崩潰無存。故為各資本主義國家計，欲圖打開此矛盾錯綜之境界，理應誠意幫助德國發展其貿易，疏通其金融；而最後救濟則在凡爾賽條約之修改。最近，一九三二年七月，洛桑公約之締結，以替代楊格道威斯計畫並減輕德國之經濟負擔，多屬經濟復興之擬議，不可謂非麥克唐納 (MacDonald) 等第一流歐洲政治家政策上之相當成功也。

十 蘇俄之危機

吾人應不忘蘇俄尙有其最嚴重之危機在也。托洛斯基氏原為創造蘇聯之元勳，其人

主義，有行動，有羣衆，一旦見擯於克里木林之政治舞臺，其心甘乎？自普運經濟凋敝怒潮激盪全世界後，在此洪流中，蘇俄自無法苟免。前昨兩年，蘇俄實業計畫表面宣傳，雖甚發展，如細按其實際，則其預期之進步實已爲普遍經濟凋敝之怒潮所阻礙。一九三二年初，蘇俄當局本希望此種阻礙從此減輕，然據半年來之統計，此種希望亦成泡影。原定一九三二年一月起修定全蘇聯合理化制，因此不得不展期實行。

除此以外，史塔林政策 (Stalin Policy) 本以建設俄國爲先著，須待俄國已達「經濟自給」之道路，始積極參加「世界革命」。此種政策與列寧托洛斯基原定策略自完全異趣。但自蘇俄政府放棄「世界革命」政策後，第三國際已遠不如七八年前之有聲有色，而一九二〇年震盪全歐之黃金夢自更成爲過去。在狂熱之青年黨員心目中，對於此種事實，試思作何感想？豈不增重其憤懣與失望乎？其次，「實業計畫」復受世界經濟凋敝之影響，不能充分獲得應需之「賒賬」，於是多種事業自不克舉行。凡此二端，均足爲托洛斯基派宣傳所藉口。觀於一九三二年正月黨代表大會時，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摩洛托夫 (Molotov) 於演說結

尾，曾大聲急呼『打倒托洛斯基主義』；然反政府主義已隨經濟凋敝洪流泛濫蘇俄全境矣！按托洛斯基之『永久世界革命』政策，分化歐洲煽動殖民地革命在建設俄國之先。如就今日蘇俄所遇到之重重困難言，則最直截痛快之救濟似莫過於托洛斯基之此種政策。況年來資本主義各國均在机阻不安之苦境中動盪，尤爲托洛斯基主義發展千載一時之良機，其最富誘惑性之宣傳如宣布『楊格計畫之廢結與停付賠款之必要』並主張以蘇聯全力衝破今日歐洲資本主義之壁壘。其開始策動之大本營即在德國，其實行工作之主力軍亦卽爲德國之共產黨；由德而影響及於蘇俄，而影響及於世界；此實一大可注意之活動也。

吾人雖難臆斷托洛斯基派之實力與發展，然由最近德國以及其他各國之報端，擁護托洛斯基及預告史塔林政策崩潰之言論，固隨處可見也。帝俄時代傳統之『南下政策』於今尤甚，史塔林托洛斯基策略縱有不同，然其目的實不外求『北自北冰洋南迄太平洋』之蘇聯實現；『南下政策』云乎哉？『世界革命政策』云乎哉？

惟吾人可得而言者：史塔林政策實較托洛斯基理論切要於時代與事實，而今日之史塔

林政府亦隨時有與世界整個經濟組織妥協之可能。故爲今日資本主義各國計，應宜一面解除德國之壓迫與助成多臘各邦之復興；一面恢復對俄貿易與對俄投資。如是，世界整個經濟關係得以調整，而回復其常態；則德奧經濟之復興與夫蘇俄「實業計畫」之實現，皆增厚歐洲及全世界資本主義勢力之合理途徑也。

然則俄國將東向乎？西向乎？德國將防東乎？防西乎？由最近日內瓦洛桑柏林莫斯科以及遠東所表現之事實觀察，俄國似將傾全力東向，以應付遠東事變。所可慮者，德國巴本政府（Papen Regierung）方自洛桑妥協歸來，取締德國「共產黨」活動之政策已告實行，使德法而果妥協成功，則俄國即不敢併力東向，而國際僵局將永無打開之望。然德法亦殊不易妥協也。在目前錯綜複雜之國際局面下，一則「美元」「法郎」之競爭甚烈，一則遠東之戰機日迫，一則歐洲之暗潮漸亟，德俄傳統之相互關係迥愈見重要。「爲國家生存而聯合」終必爲不刊之論也。

第二編 六國同盟與蘇俄國防

一 東歐之一片備戰聲

蘇俄『積極備戰』之消息屢經風傳。其實處今日『強凌弱衆暴寡』時代，一民族一國家而果不欲自甘暴棄，則『未雨綢繆』洵屬當務之急。數年來，國際軍縮徒聞其名，世界和平未見其實，資本主義各重要國家備戰之亟，蓋尤甚於其他弱國；防德焉，制俄焉，今則且聞對美之說矣。國際之局勢既如此，吾人又何必徒責蘇俄？

如今，處境最艱之國家在東方當無過於中國，在西方即應推德俄。我國與德均非本題範圍，茲不涉及；僅言蘇俄：蘇俄自一九一九年以後，因國家組織社會主義化之故，與資本主義各國久成對立。十餘年來國際間最有力之活動一爲蘇俄之『世界革命』，一爲資本主義各國之『制俄戰線』，彼此輝映，愈演愈烈。一九二二年各國聯合出兵西伯利亞其尤著者也。七八

年來，蘇俄雖放棄其「世界革命」政策，傾全力以從事實業「五年計畫」及教育「七年計畫」，顧各資本主義國家初不因其改途遂變更彼等之「防俄」大計。而最近因蘇俄國力漸充，境遇日裕，愈增「如虎添翼」之感，隱憂不已，疑忌滋生，東歐之一片備戰聲遂常震動於吾人耳鼓矣。其實不僅東歐也。日俄之宿怨未泯，遠東之新爭又起，日本方馳騁於遼吉黑，且有進窺俄邊之勢，此威脅於蘇俄國家生存者一也。法日祕約對美制俄，其制俄之對策除向蘇俄東境西境挑戰外，並積極援助帝俄遺民對蘇聯之陰謀，此威脅於蘇俄國家生存者二也。蘇俄西境之危機殆尤甚於東境。東境之日本猶顧慮臨其後之美國，未敢暢所欲言。西境則貼鄰六國大抵在「法郎」勢力卵翼之下，作成進攻蘇俄之最前線，劍拔弩張，咄咄逼人，此威脅於蘇俄國家生存者三也。

基此三因，故蘇俄雖國家經濟基礎未如美英法意日之鞏固，亦不能不於「捉襟見肘」之餘，積極祕密準備偉大之武力，以應付預料中未來之嚴重局面。總之，「爲國家生存而戰」，「爲國家生存而備戰」，此獨立國家必需之要件也。

二 蘇俄之戰爭準備

蘇俄備戰之詳細內容以事關軍事機密，吾人自無從確知，惟由近數年間蘇俄政府所致力之工作，以及蘇俄社會所湧現之事實觀之，亦不難推測其目標，方針與範圍。有人謂：蘇聯在實業『五年計畫』(P'aty letka)外，尚有軍事『五年計畫』，但事實上，實業『五年計畫』，無論在工業方面，或農業方面，皆已含大規模備戰意義；固不僅軍事『五年計畫』爲然也。抑有進者，不僅實業『五年計畫』如此，即教育『七年計畫』(Semy letka)亦莫不如此。普遍之軍事訓練，普遍之『藝徒制度』(Stakator)，與夫普遍之『民衆備戰』運動，無一非國防與戰備兩方面最根本之先期工作。

自實業『五年計畫』施行後，全蘇聯男女老幼在此計畫下，確已全體動員。除參預此計畫之工作外，並自動籌募經費，以促進此計畫之實現。蘇聯人民能有此種『犧牲爲國』之精神，誠屬難能可貴！而政府方面復竭力宣傳，使全蘇聯人民同感『備戰』之切要，於是政府得盡量操縱日用必需品的分配，盡量節省必需之給養，儲供戰時運用。

儲藏此等戰時給養之倉庫不下數百處，類皆位置秘密，而且警備森嚴。各工廠，尤其是軍需品有關之各廠，門口均設有全付武裝之崗兵，有時並置有機關槍或砲位。參觀者非有政府之特許證，不惟不得進入內面，並且不准徘徊門外。

蘇聯人民之家庭生活亦已適用戰時處置：麵包，魚，牛肉現皆用合理的分配辦法，節省其三分之二以至四分之三；雞卵，牛乳及乳酪均留供嬰孩及病人需用；馬鈴薯與豬肉均極缺乏，糖則成爲一種奢侈品；有數月，若干地方均不易覓得茶飲；然小麥等大宗糧食則隨處堆集。機關，工廠，店舖以及銀行職員皆須受相當時期之「防空」及使用「防毒面罩」訓練；每一普通家宅現至少均備有「防毒面罩」一具，及砂袋若干。至於各級學校中，則「戰爭」(War)與「和平」(Peace)兩種教育並重。

三 爲國家生存而戰

但蘇聯政府對於「備戰」內容皆力守秘密，特注意防範異國密探偷竊消息。自實業「五年計畫」施行後，蘇聯政府更三令五申，警告人民慎重與外人交談，留心環伺近側之無

數「帝國主義者」的捐客。因此，蘇聯人民凡與僑俄外人應接時，言動均極審慎。對待外人，無論其爲暫住的遊歷家，或政府延聘的外國工程家，悉抱定「客氣有餘，言談不多」之態度。彼等當發揮此種態度時，頗足表現所受此種訓練之真實精神。大抵在工廠或機關服務之客卿，僅有德國人爲例外，其他皆除工作時間卽不易與俄國同事交談。何則？無非畏無意中洩漏國家秘密而已。孰謂蘇俄共產黨人無祖國觀念？或謂蘇聯人民不與異國僑民親密者，實畏「格柏烏」（政治密探）發生誤會，致遭刑罰也。顧以作者實地體察，覺法律之拘束力遠不逮民族之自覺力，在各國如是，在蘇俄尤如是也。

全蘇聯人民，新聞界，戲場，電影場以及各種藝術，皆已充滿「備戰總動員」之意味。所謂主力的「紅軍」現正努力實現史塔林（Joseph Stalin）「壓倒西歐」之口號。然此廣大之特殊軍事組織固皆以和平主義爲標榜者也。不寧惟是，蘇聯政府當局且亦屢以貫徹和平宗旨爲號召，如願參加「互不侵犯公約」，以及主張全部或一部分軍縮，有聲有色動人者久矣。足見在今日國際矛盾極形深刻之局面下，所謂「和平」非欺世卽盜名，觀於蘇俄之「備

戰』實況將愈足徵信。

復次，蘇聯政府雖要求全體人民，無論男女老幼，共同援助政府之軍事計畫；顧史塔林則再三宣言：蘇維埃共和國無帝國主義野心，並不欲向國外追求領土。所以，全蘇聯人民每易聞政府當局此種巧妙之聲明；彼等解釋所要求人民從事準備之戰爭，係專為蘇維埃國境完整而戰，乃是一種自衛戰。全蘇聯人民中本不少反對政府之經濟計畫者，但因此種計畫着眼為準備國防，遂不惜犧牲個人利益以為擁護。此種精神自為蘇俄最近各種事業成功之重要因素。循是以觀，克里木林（Kremlin）（蘇聯政府所在地，本為舊俄帝國之一宮）軍事政策實具備三個特點：第一，實行普遍之國民總動員；第二，在『和平』標幟掩護下，以求國際之同情；第三，利用『自衛』之口號培養國民之『戰爭情緒』。就中以培養『戰爭情緒』一點最值吾人深切注意者也。

四 蘇聯之『戰爭情緒』

在蘇維埃旗幟之下，計有一八〇個不同之民族，一五〇種不同之言語；對每個民族宣傳

及訓練蘇聯政府軍事計畫的一切，勢須用各自特殊之言語或文字。然而蘇聯政府確能排除萬難，如此衆多之民族經其分別宣傳及訓練後，果然均產生一個共同的信仰：深信世界各資本主義國家已因防俄的目標，自動聯爲一線，準備進攻並消滅俄國。數年來，蘇聯境內關於「戰機迫切」之標語觸目皆是，如：「全世界資產階級正準備破壞布爾什維克主義……資產階級正準備進攻蘇維埃共和國……法蘭西正將我們四鄰鑄成大大包圍形勢的一個鐵環……波蘭與羅馬尼亞已締有反對無產階級祖國的一種軍事協定……英國正在羅馬尼亞與芬蘭建造軍港——爲的甚麼……捷克斯洛伐克（Czechoslovakia）已爲我們敵人引誘進圍套去……波蘭進攻蘇聯時，最大的幫手即是法國的海軍……」凡此種種，想見蘇聯政府設計之週密，魄力之偉大，其成功誠非偶然也。

蘇聯此種「戰爭情緒」，換言之亦可謂爲「戰爭癖」。實際即社會主義中「階級鬭爭」（Kampf der Klasse）理論影響心理之結果。六十年前，馬克思（Karl Marx）提出「資本主義」（Kapitalismus）與「社會主義」（Sozialismus）鬭爭理論，並謂兩者中有一能獲

得充分武力，即可決定其在地球上之生存權。及至列寧（Nicolas Lenin）攫得俄國統治權，列寧本人與其黨徒正式將馬克思主義試用爲治國的制度，果發生『蘇維埃共和國能與帝國主義各國並存幾時不易逆料』之感。事實灼然，社會主義之俄國與資本主義之歐洲各國決難免兵戎相見！

史塔林在最近莫斯科黨部一篇誓辭上，更坦白表示有此衝突。彼云：『有人以爲，我們可以實行一種革命的外交政策，而能與西歐之資產階級攜手。此種人可謂不了解本黨！吾人正在蘇聯努力，倘獲成就，必可使世界完全改觀。吾人能存在一日，各國勞動階級的革命亦可以持續一日。』

克里木林領袖等均不相信：目前普遍之經濟凋敝，能如以前工業革命時，本身能有辦法解救。彼等認爲，目前經濟之紊亂狀態實足以證明資本主義之社會制度與經濟組織皆成過去。就此等認識歸納得一結論：每個國家或社會既有經濟危機，必因經濟危機發生政治危機——即『各資本主義國家中階級對峙之尖銳化』。在此種情形中，據彼等判斷，上中階級必

將向法西主義求出路，而勞動階級則逐漸傾向於革命化。彼等並認為，此種趨勢在『殖民地革命』中更加顯著，如中國、印度、安南、緬甸、高麗以及馬來半島大抵如是。究竟此種理論合理與否，吾人自不難求事實之證明。自從資本主義支配整個世界後，因其含有絕對獨占之意義，國際間以及社會各方面遂不免常有衝突發生。衝突愈多，則矛盾益大；矛盾愈大，則革命空氣乃益緊張。但革命之動機原為改造現狀。無論『法西主義』或『社會主義』無有不係用革命的方法，向『資本主義』整個制度挑戰。因各國傳統與環境之不同，或者接近『社會主義』，或者傾向『法西主義』……但一切一切總不外由革命的道路，歸宿到改善社會現狀之目標。以上解釋頗足以補充克里木林派見解之缺陷。

據克里木林派推論：各資本主義國家為要消弭國內各級社會之衝突，以及減輕殖民地之不安，其最後一著必係對外國挑戰。然此種戰爭，不論作戰地點與發生原因若何，為時不久必轉變成為對俄之戰爭。據彼等自稱：因蘇聯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之策源地，與資本主義各國勢難並存，故戰機迫切確間不容髮。最近，蘇聯人民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伏羅希洛夫（Voroshilov）

by Voroshilov) 對全蘇聯人民曾作警告云：「世界大戰後資本主義之一切錯誤與失敗必有由莫斯科負責之一日！」

五 資本主義各國之挑釁

蘇聯當局又謂：由種種國際「變故」——不幸之「變故」——證明全世界悉在動員，準備向蘇聯進攻。此等國際「變故」雖各有其對象與背景，但已不啻資產階級的各國政府對蘇聯有意之侵犯，最顯著者如蘇聯駐日內瓦大使伏羅夫斯基 (Voiyskiy) 及駐瓦薩 (Wasaaw, 波蘭首都) 大使伏伊可夫 (Voiikov) 之被暗殺等多次蘇聯官吏生命被危害之事實。此外所謂教徒「聯合戰線」——如教皇對蘇聯政府的抗議，英國教會反對蘇聯仇教行爲的運動——據莫斯科方面意見，直無異以宗教情緒煽起對蘇維埃共和國戰爭之陰謀。以前巴黎白俄將軍古提頗夫 (Kutepov) 失蹤，最近法國總統杜美爾 (Doumer) 被刺，因而有人誣罪蘇俄。然在蘇聯方面解釋，則凡此種種均含相同用意，蓋欲藉此以煽動各處反蘇聯之輿論耳。彼等並指證，美國排斥蘇聯木材入境訓令，及漁業委員會活動，與夫日本對於中

東鐵路權益之非法侵佔，均爲資本主義者對蘇俄有計畫之企圖。

在一切國際事件中，蘇聯認爲最足促成蘇俄與資本主義各國戰爭之導火線，殆莫過於各國排斥蘇聯貨品進口之壁壘。自蘇聯貿易實行對外『傾銷』(Dumping)後，世界市場若干貨品價格頓形跌落，使假各資本主義國家悉感威脅，而經濟的防俄壁壘遂由此產生。此一壁壘之裏面本爲應付蘇俄貨品之『傾銷』，顧其表面仍冠冕其辭，而以各種製造品及生產品係由強迫勞動或囚犯勞動得出，不合人道爲排斥之理由。對於此事，蘇聯政府極爲憤慨，力言此種罪名完全『莫須有』，並引俾斯麥(von Bismark)語『未啓爨前無須如此咄咄逼人』以寄托其憤懣不平之情緒。

假定果真共產黨理論卽能造成全蘇聯如此緊張之『備戰』高潮，則蘇聯政府當局魄力之偉大與手腕之敏活確可佩服，顧事實尙不僅此。蘇俄與其歐洲近鄰六國之四常有種種糾紛，而且此類糾紛均似含永久性質，迄不易獲得相當之解決。再則，蘇聯人民鑒於迭次軍縮會議之失敗，明知戰爭勢所不免。彼等且謂：軍縮會議實際上已爲資本主義各國所擱淺。由理

論方面與事實方面；蘇聯人民均感非『備戰』不能生存；尤以國際方面之威脅，愈增蘇聯人民疲饋不安之感也。

六 東歐六國同盟

所謂六國同盟者，即蘇俄近鄰六國之四——波蘭(Poland)、羅馬尼亞(Roumania)、愛斯冬尼亞(Estonia)、芬蘭(Finland)——與其他二國——捷克斯洛伐克(Czecho-slovakia)、南斯拉夫(Jugoslav)——在法國領導下之一『防俄陣線』也。歐洲有所謂『小協約國』(Kleine Entente)之說，其領導者皆為法國，其用意則非防德，即防俄。年來因蘇俄國力之膨脹，風聲所播，世界震驚。而德國則萬孔千瘡，勢頹破產。於是國際間倍感防俄之切要，而歐洲盟主之法國亦覺防俄尤切於防德，此六國同盟所由來也。

六國同盟之臺柱為波蘭與羅馬尼亞。波蘭或羅馬尼亞與俄接壤處有數個國籍不清之小鎮，此等地方異日將不免成爲東歐第二次大戰之薩拉結孚(Sarajevov)，而間接負啓釁責任者必爲法國。法國最大的對頭非德國，亦非意大利，實爲蘇聯，『布爾什維克』(Bolsheviks)。

羣衆作廣播無線電宣傳時，亦屢提起「法國是唯一與蘇聯不兩立的仇敵」之警語。蘇俄人民指責：法國參謀本部正爲波蘭及羅馬尼亞編製「作戰計畫」；同時，法國銀行則供給此種計劃應需之一切款項。

顧法國與蘇俄不兩立，亦實有其重要之因果在也。當「沙」皇時代，法國原爲舊俄帝國最大之債權者；及經「布爾什維克」革命後，全部債權均無着落；在與俄有投資關係各國中，以法犧牲最鉅。以前，俄國如重要工業，礦山，鋼鐵廠等大部分均由法國資產階級主持；此外如銀行界，亦多受法國金融資本支配。逮至革命以後，法國所有一切在俄財產悉爲「布爾什維克」政府無償沒收，似此對於法國實無異一件最嚴重之打擊。質言之，十餘年來法俄關係之劍拔弩張殆亦造因於此。願吾人再詳爲考察，則十餘年來莫斯科與巴黎間關係亦嘗時張時合，若即若離，極盡迷離錯綜之能事。僅就中東路中法俄三國權益並存之事實言，已足見現代國際矛盾關係之莫可究詰也。

年前，法故外交家白里安（Aristide Briand）氏發起組織「歐洲聯邦」，此舉在莫斯

科心目中無異使蘇聯陷於孤立。彼等且進而批評泰欽歐 (Tardieu) 提出之丹腦 (Danube) 各邦經濟聯盟，以爲實卽白里安氏計劃之變相，欲藉此以聯合歐洲小國，構成一「反俄陣線」。蘇聯人民外交委員會並力言「法日同盟已成事實」，故如戰爭發生，蘇聯勢須歐洲與亞洲各邊境兼顧，同時佈置雙重防禦工事。

以上所云僅爲法對蘇俄感情惡化之因果，茲再說明蘇聯對法衝突之誘因。據蘇聯當局表示，法國政府對僑法白俄之優待與包庇均最足令人憤慨。據俄方估計，「布爾什維克」革命後，前「沙」皇政府官吏、軍人、地主逃離俄土者共有一、二五〇、〇〇〇人，此等亡命白俄以住居德國者爲最多，約計五十萬人，但均不甚危害蘇聯。反蘇聯最有力之白俄份子皆在法國。僑法四十萬俄民大半爲舊俄時代軍人，而亦從事恢復故國工作之中堅人物也。此衆多之卒衆包含有當年全師離俄之某數部有組織的舊帝國軍隊；不寧惟是，十餘年來，且已訓練成若干精良之補充隊伍。依莫斯科當局預料，如一旦蘇聯對某一國有戰事發生，此項白俄隊伍必定立即與蘇聯敵人聯合，以從事推翻蘇維埃政府之戰爭，希望藉以恢復已失之統治權力。

在蘇聯各種宣傳文字中，每常指摘法國當局指揮操縱巴黎白俄復國之陰謀與計畫；事實上蛛絲馬跡確有不無可尋之處！

波俄間雖自一九二〇年以後，即已相安無事，但莫斯科當局對波蘭防備仍未敢或懈。蓋彼等認為法國而外，波蘭即蘇俄西境最直接之大敵。同時，波蘭對俄亦有同感。最近，波蘭政府要人曾公開表示，謂：『吾人之軍隊適介於兩個世界之邊境，此一端為資本主義世界，而彼一端為共產主義世界。』反之，蘇俄共產黨人亦大聲急呼：『踏平波蘭，即可睥睨世界。』張眉怒目，其由來素矣。

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八年間，波蘭已設有兵工廠二十二所，製造戰具工人總數增至六萬餘人。據莫斯科方面統計，波蘭國家財政預算中軍費佔百分之五十至七十，且每年均有增加。一九二八年，波蘭軍費預算共八五、五〇〇、〇〇〇元美金。一九二九年，增為九一、〇〇〇、〇〇〇元美金。一九三〇年，增為九五、〇〇〇、〇〇〇元美金。至一九三一年，則更增為九六、五〇〇、〇〇〇元美金。

俄波邊境糾紛足爲將來戰爭導火線者日見其多。據波蘭官廳方面報告：波蘭軍事法庭在六個月內判死刑者有五十九名，其罪名均爲蘇俄間諜。與此遙相對應，蘇聯政府最近亦宣稱：波蘭若干危險份子「藉波蘭外交官制服掩蔽」正於莫斯科播種其對俄陰謀。

蘇聯當局普遍意見皆認爲：波蘭積極備戰之動機不僅爲「防禦」，實著重於進攻蘇俄。因波蘭盼望自對俄戰爭中一躍而成「大國波蘭」與夫「兩端通海之波蘭」；如此，則十餘年來波蘭軍國主義之迷夢即可藉以圓成。波蘭軍國主義者最希望，能將波蘭國境伸張，起涉羅的海以迄黑海，並獲得奧狄薩（Odessa）港與通至此港之烏克蘭（Ukraine）之一部——歐洲最富饒區域之一。至於波蘭普通軍人則期望戰勝俄國如願消滅蘇聯後，要求以白俄羅斯（White Russia）酬庸。

次言羅馬尼亞：蘇俄與羅馬尼亞自始即未有任何條約締結，亦未有商務或外交關係成立。最近雖屢經宣傳兩國將締結「互不侵犯條約」，但何時實現仍未可必。蓋自羅馬尼亞取貝薩拉比亞（Bessarabia）以來，蘇俄無時或忘，縱有凡爾賽條約爲羅馬尼亞張目，亦無裨

實際也。

一九三一年間，羅馬尼亞之軍費預算爲六五、五〇〇、〇〇〇元美金。如以人口爲比例，則此數字且較波蘭預算爲大。吾人僅須舉一種軍事設備言，例如「空軍」，則如此蓋爾小邦竟擁有實力甚巨之「空軍」。一九二三年時，羅馬尼亞僅有「軍用飛機」六十架；及今，則其數已增至二百八十架。再則，據蘇聯方面負責表示，羅馬尼亞與法國業成立一種秘密協定，凡羅馬尼亞遇與蘇聯發生戰事時，法國政府將供給羅馬尼亞鉅量應需之軍火、戰鬪機、轟炸機、坦克車以及各種的化學兵器。

波蘭與羅馬尼亞兩國參謀部現均有極切實之合作，而兩國聯合組織之參謀機關復與巴黎法國參謀本部有密切之連絡。不寧惟是，即捷克斯洛伐克與波蘭亦訂有協定，特許法國軍火通過捷克而至波蘭，以達於與俄接壤之各要塞。

近年來，捷克斯洛伐克與南斯拉夫確亦積極擴充軍備，尤以捷克之「毒氣」(Poison)製造最足駭人。際此國際侈言軍縮之時，試思此三數小協約國準備此可怖之兵器，其用

意果何居乎？將謂防德乎？則德人方輾轉呼號於經濟桎梏之下，而莫能自爲解脫也。可知六國同盟對俄蓋已由醞釀而趨於具體化，『山雨欲來風滿樓』，世界再戰會當不遠乎？

愛斯冬尼亞 (Estonia) 尤爲防俄『神聖同盟』之重要臺柱。賴有此一國家，始足以隔斷『布爾什維克』文明侵入東歐及西歐各國之通路。愛斯冬尼亞對蘇聯亦自有其領土野心與境界糾紛。彼等認爲：向納華 (Narva) 發展轉不知直向俄境諾甫果洛 (Novgorod) 伸張爲愈。愛斯冬尼亞經常費雖僅五百萬元美金，然如與蘇聯發生戰事，資本主義各國爲戰略關係，必能資助大宗款項供其對俄作持久戰也。

芬蘭對俄亦有其領土之慾望，希望併有貼鄰之卡萊里亞 (Karelia) 小蘇維埃共和國。蓋此小邦人口以芬蘭民族爲主，且與芬蘭有極密切之關係。惟自一九二八年以來，芬蘭軍費數年內均爲一四、二〇〇、〇〇〇元美金，始終似未嘗增加，故對於蘇聯之威脅尙不甚鉅。然六國同盟既經組成，此呼彼應，有若封豕長蛇，則芬蘭經軍力較弱於其餘五國，蘇聯對之終未敢藐視也。

七 法國與六國同盟

茲更申言六國同盟與法國之連鎖關係：方一九二四年之初，波蘭軍事工業方面所僱用之工人僅爲二萬一千人，至一九三一年已激增至六萬五千人，想見其準備之積極。波蘭之軍事工業共包括三十處以上之國營企業，與一百家以上之私人企業。就中規模最大者爲『波蘭斯哥達廠』（Polish Skoda Works），資本最雄厚者爲『克勞梭特公司』（Schneider-Creuzot und Verein）。但全部工業出產僅足敷國家軍備需要百分之三十弱，其餘百分之七十強純恃法國及捷克斯洛伐克之大宗輸入。

捷克斯洛伐克因有高度發展之重工業，以及地理上之優勢，無形中遂成各同盟國兵工廠之中心。在此種兵工業上，法國與捷克之銀行家均由投資獲得極大之純益。

『斯哥達合股公司』（Skoda Joint Stock Company）大部股份握於史朗德克勞梭特手中。此公司係若干能生產軍用器之企業之總稱，不僅與法國銀行界有連絡，且與英國威克斯（Vickers）公司亦有相當關係也。斯哥達公司所統屬之企業最顯著者如馬拉雅波來

斯勒 (Malya Bolesheve) 卡普洛 (Kuljo) 捷布洛維克 (Zbrovicka) 等地之汽車工廠。威提哥維赤 (Vitkovitz) 之兵工冶金工廠，以及捷克航空公司等。除受該公司直接支配之企業外，附屬於該公司者尚有企業六十一種。就中製造飛機及馬達者凡九，製造炸藥者凡五，製造裝甲汽車者凡十三，製造機關槍及步槍者凡二十餘。歐戰期間，斯哥達廠雇有工人達三十萬，已開最高紀錄；不意在國際修言和平之今日，雇用工人數反增至四十萬以上，其用心蓋可知矣！

羅馬尼亞之軍事工業最近在法國資本羽翼之下，尤有長足之進展。一九三一年，史朗德克勞梭特勢力亦開始自捷克侵入羅馬尼亞，創設所謂萊希薩 (Rehiza) 重工業工廠，實即建樹羅馬尼亞軍事工業之中心基礎。此外，斯哥達公司並握有布呂乞達 (Ploechta) 五金工廠股份之大部，庫德薩拉 (Kudshara) 機關槍工廠與吉司卡奴士 (Kiskanus) 裝甲汽車工廠股份之小部。至於由法國資本推動者爲數尤夥。舉學學大者言，如布拉薩華 (Brashova) 之汽車工廠，哥普薩米查 (Kopska-Mizha) 之坦克車與子彈工廠，以及其他化學工廠，製造

步槍與機關槍工廠等。故法國秘密警察局曾在其機關報統一（L'Unité）上表示云：『在軍備方面，羅馬尼亞已有充分準備，以應付異日東南歐發生之任何不測事件。在今日羅馬尼亞軍隊中，軍事技術更有極大之成功。』

吾人次言『法郎』勢力支配下之交通運輸。

波蘭曾在但澤（Danzig）港建有若干軍用倉庫，以及海軍碼頭。雖但澤二十公里之革的尼亞（Gdynia）原為一人煙稀疏之漁村。顧經波蘭政府十年經營後，已一變而為六萬居民之城市。數百萬噸貨物起運之埠頭。事實上，掌握此一段重要地帶之管理權者非波蘭本國，而為法國；勒龍將軍其執行代表也。數年前，史朗德克勞梭特及法國其他放款銀行代表聯合波蘭國家經濟銀行代表創立資本十一萬法郎之『法波公司』（Franco-Polish Co.）以建設通海之軍事鐵道網。首先築成者即革的尼亞卡托維赤（Gdynia-Katowicz）鐵道線；最近法國貨物經海道運至革的尼亞者，已可藉此鐵道線直達卡托維赤及其他各埠。

其次，在羅馬尼亞，聯絡來華卡（Rovaka）與開納里（Kamari）間之鐵道線亦在敷設

中，此一線足使南北貝薩拉比亞之運程縮短，便於軍隊集中與運輸。此外，並等有相當的款，準備敷設『優貝開鐵道線』（Galatz-Bessarabia-Kaimari Line）。與蘇聯國境平行之『康布鐵道線』（Constanza-Bucharest Line）及『布瑟波鐵道線』（Bucharest-Chernovitz-Poland Line）亦已着手改造。而芬蘭沿海且經英國設計，準備建造偉大之軍港及運輸港。倘能多假時日，吾恐六國之鐵道網既成，蘇聯之西防危矣！

東歐諸小國對於航空力量之擴充，更有驚人之計劃。含有重大軍事意義之瓦布（Warcaw-Bucharest）航空線業經建設成功。南斯拉夫之克拉里物（Kraljevo）市並建有可容飛機六百架之大飛行場。去年，捷克斯洛伐克之卡山（Kashan）市復建成較克拉里物市尤大之飛行場，附設有飛機停留場與飛機修理廠。此飛行場即以蘇聯之斯拉夫東境及烏克蘭為假想之攻擊目標也。數月前，捷克社會民主黨代表斯巴（Spatka）在國會演說時，曾謂：『吾人戰術重心應自砲兵移轉至空軍之上。飛機應使其能供長距離飛行之用。吾人切需航空問題即有圓滿之解決。予個人更希望吾國現有工廠——尤其斯哥達工廠——能完全以鋼鐵供

製造飛機之用……」此寥寥數言亦足以窺見六國擴充軍用航空之一斑也。

總之，十餘年來，法國挾其優異之「法郎」勢力，竭意經營，無非求臻其歐洲霸權於金湯之固，自東歐六國同盟形成以後，法國無論防德，制俄，以至對意均大可操縱自如。更擴而充之，法日密約亦告成就，在國際壇坫上，且足與「美元」勢力爭一日短長。觀於羅馬尼亞財政大臣阿什多丹（Arzetofann）之言，「只須法國啓齒，我等均必奉行無延……蓋我等五六國不僅爲法國之友與同盟者，且爲參預共同利害之份子也。」法國政府之魄力與野心斯亦足自豪矣！

八 俄國之「擴張政策」

由俄國歷史傳統，地理關係，以及國際形勢言，帝俄時代之「擴張政策」確易得若干野心外交家及軍人之擁護。蓋俄國因地理缺陷，無形中限制其政治與經濟之發展。北面之北冰洋終年結冰，不能利用。西面之波羅的海既爲瑞挪丹德諸國控制，東面之白令海復受天然冰期拘束。欲伸張政治與經濟力量，勢非另闢他途不爲功。於是「追求暖洋」遂成俄國傳統之

對外政策矣。

俄國『追求暖洋』之途徑有三：（一）由近東（取道黑海）以出地中海；（二）由中東以趨印度洋；（三）由遠東（取道我國之東北三省）以達太平洋。

顧自俄國『擴張政策』實行，至今百餘年，迭次戰爭，曾未聞俄國有何成就。十三世紀及十五世紀前半期，俄國方遭韃靼民族之蹂躪，無法抗禦。及至伊凡（Ivan）王之世，始將此爲患數百年之蒙古勁敵驅諸境外。無如此種中與局面爲時不久，後繼數代且先後遭里蘇安尼亞（Lithuania）人與波蘭人之浩劫，創痕重疊，恥辱加甚。至彼得大帝卽位，力圖振興，延擡大批客卿，改良各種制度，組織俄國最新式軍隊，似此應可睥睨歐亞。不料事實大謬不然，向東見扼於中國，在西慘敗於瑞典，擴張好夢終不能圓。自十八世紀中葉以後，俄國代有雄主，而『擴張政策』亦復三途並進，聲色俱茂。由一七八八年之克里米戰爭以至一八七八年之柏林條約，其間對土耳其帝國（Ottoman Empire）煞費經營，願皆爲英法聯合牽制，以致原有希望均成泡影。俄國既失敗於近東一途，乃改而籠絡波斯，思假道波斯灣以出印度洋。無如

沿印度洋近邊久成不列顛帝國之禁齋，安能容許他人染指？故自一八八四年以至一八九四年間，英俄幾因爭波斯海口而致用武，結果俄國終爲英帝國所懾伏，而中東一路亦告失敗。俄國既於近東中東兩路迭遭挫敗，乃不得不重趨全力以向遠東。適一八九六年李鴻章氏因賀俄皇尼古拉二世加冕至俄，俄國當局遂利用時機，與中國締結中俄攻守同盟密約，是爲俄國再度經營遠東之先聲。一八九八年三月三日復援德租膠澳前例，向清廷租得旅大，從此更有中東西伯利亞兩大幹綫連絡其間，而俄國勢力迺如排山倒海直抵於太平洋。顧此美滿之局面亦爲時未久，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發生，俄國戰敗，在列強監視之下，締成樸資茅斯條約（Portsmouth Treaty），遠東一路又完全絕望矣。

『擴張政策』失敗以後，舊俄帝國命運亦日趨沒落，以至於崩潰。一九一九年蘇維埃政府代興，整個政治與經濟組織均實現社會主義化，應宜超脫於舊俄帝國傳統之窠臼，不含領土擴張之野心。但吾人細按實際，則所謂『世界革命』初無異於『擴張政策』也。觀於先後以土耳其、波斯、印度及中國爲革命之主要對象，似猶較『擴張政策』變本加厲，孰謂蘇俄已

放棄其傳統政策耶？

九 蘇聯備戰之意義

在帝俄時代，對外戰爭每失敗一次，國內即有一次騷動。例如俄軍旅順失敗，即有一九〇五年革命發生；世界大戰失敗，不惟尼古拉斯二世生命因而犧牲，即羅曼諾夫（Romanov）皇室亦從此顛覆。殷鑒不遠，克里木林各要人深知，蘇俄對外無戰事則已，如不幸有戰事發生，勢或與帝俄政府同其命運。故彼等現積極準備實力，希望不戰則已，戰須必獲勝利；如此則直接外敵不能侵入，間接內亂不致發生，過去覆轍庶乎可免。今日國際關係本極錯綜複雜，矛盾既生衝突不免，衝突之結果必使蘇聯牽入漩渦，此又一定之理。蘇聯在此最近將來之世界第二次大戰中，其與肉搏者必為資本主義之首魁，如仍挫敗，則其社會主義之國家基礎尙能倖存乎？

實業『五年計畫』之目的即在使蘇聯經濟方面不仰給世界各國，而實現原料與機器自給之希望。此項計畫亦即克里木林諸人建立其制勝策之重要基礎。第二種重要活動為利

用教育『七年計畫』一面宣傳蘇聯無帝國主義之野心，一面激發人民『敵愾同仇』之思想。務使人民深信：在未來戰爭中，蘇聯軍隊係專為保衛國家完整而戰，專為擁護人民利益而戰，不含有侵佔地方或擴充殖民地之任何企圖。藉『敵愾同仇』之心理，以博得全蘇聯民衆對軍事與國防政策之同情及擁護。第三種活動更爲實際，即實行全蘇聯人民，全蘇聯工業，以及全蘇聯文化事業總動員——全體軍事行動化。每個健康人民即可作成一個現役或後備軍人，每個工廠即是一個兵工廠，每個農村即是一個要塞。其他文化事業，戲院，影戲場，博物館，公共休息處，工人俱樂部……等亦無不充滿鼓勵備戰之色彩；而一切交通運輸工具以及分配機關等且業照戰時編制，實行多月。

十 蘇聯之國防

蘇聯之主力軍隊爲『紅軍』計共五六〇、〇〇〇人，約當帝俄時代軍隊全額三分之一。平均蘇聯每二百四十人中有一人充當備軍役。其他各國如波蘭，則此比例爲一與八十，法國則每六十公民中有一軍人；表面上似蘇聯反不遠甚。據紐約論壇報載：其駐俄記者曾以

此叩詢莫斯科一重要領袖，「君等既力言蘇聯和平常受資本主義各國威脅，願何以現役軍人又如是寥寥耶？」所得答覆爲：「依吾人立場言，所謂紅軍實非一隊兵士，而爲一隊軍官及將領。敝聯邦兵士卽蘇聯人民全體。」可知蘇聯不僅政治、社會、經濟組織變更，卽軍事制度亦已煥然一新也。

蘇聯一九三一年國防費預算爲十四萬萬金盧布，約當國家總預算額百分之十二，但秘密政治警察（卽格柏烏）費，軍事特別費，民衆組織補助費均未列入。至軍用工業費則屬於特種會計，數額嚴守秘密。其實此亦不僅蘇俄爲然也；其他各國關於軍用工業之活動，幾何不於秘密中進行耶？此類工作由蘇維埃聯邦最高經濟委員會另設軍事部管理。所有製造廠均移至距邊境五百哩以外之腹地，以求安全。除由德國延攬大批專家設計外，並與德國國防部有極秘密之合作協定。除前章所述之事實外，一九二八年，德國夜報（Der Abend）及其他數報宣佈：一九二三年德政府曾秘密在蘇俄境內之菲里（Fili）地方建一軍用飛機廠，製成飛機一部備德國用，一部供蘇聯用。至一九二九年，各報復競傳德政府在蘇俄脫洛特克

(Thotok) 投資建毒氣廠。尤啓人疑竇者，當國會以此質問政府時，國防部長格魯納將軍 (von Groener) 始終拒絕公開討論，且亦未明白表示否認。他如德俄兩國軍事當局過從之密，更爲人所共知。凡此種種，想見蘇聯軍事上之野心與準備。實言之，是可謂帝俄時代「擴張政策」之合理化！

蘇聯每一平民均諳一二種軍事學識及戰術。十七歲以下兼受軍事訓練之學校兒童計有六〇、〇〇〇、〇〇〇名。蘇聯國防及化學航空事業協會 (Osoaviakhim) 指導有「軍事組織」九六〇、〇〇〇個，專擔任訓練工人、店夥及機關職員；會員總計達一一、〇〇〇、〇〇〇名。每個工廠、每個集體農場均設有軍事俱樂部。大學校更不啻戰術學校，學校遊戲運動亦完全軍事意義化。

『共產主義青年團』(Comsomols) 有團員五百萬名，年齡自十六歲至二十三歲。此等團員每日除受學校或工廠青年應需之普通軍事訓練外，另受特殊之軍事訓練。此種特殊訓練約與正式軍隊所受者相等，故蘇聯人民習慣通稱『青年團』爲國家『初級軍隊』。

蘇聯婦女中現有二百萬人正準備戰事發生時替代農工商以及政府機關方面男子之工作。另有二十五萬人正受訓練爲正式軍隊。一九三〇年已有婦女五十名得入高等軍事學校受軍官訓練。

因鐵道運輸不便之故，蘇聯正竭力發展航空事業。昨年航空建設費共支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金盧布（約當七五、〇〇〇、〇〇〇元美金）。本年終彼等預定全蘇聯航空線可達六九、二七〇哩。

此外並訓練有一特殊團體，即「航空化學協會」計有會員十萬。此組織之份子現正巡迴蘇聯全境對人民普及防禦飛機、防禦毒氣以及其他化學兵器之知識。不寧惟是，即如戰時平時兩用之工具現亦均普遍軍事標準化。最普通如農人所用之鋤，現皆改造可供軍用之式樣。

卡嘉諾維赤 (L. M. Kaganovich) 爲蘇聯「中央政治局」(Politburo) 委員之一。全俄共黨要人中除史塔林 (Joseph Stalin) 與莫洛托夫 (Molotov) 外，即推此人有力。最

近彼曾作數語，可代表蘇聯政府對其軍力估計之報告。彼謂：『我要對國內外的敵人們說：我們的軍隊已經一天強過一天了。凡工人階級，集產農場之農業勞動者以及貧農都包括在內。我們組織好的兵力計有各工會的會員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人，各自衛團體九、〇〇〇、〇〇〇人，各級蘇維埃代表百餘萬人，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五百萬人，以及先鋒隊四百萬人。這些軍隊的領袖就是世界最有組織的無產階級政黨的二百萬黨員。』

據蘇維埃聯邦憲法第十條所載：『保持偉大勞農革命之成功，擁護蘇維埃社會主義祖國，爲我全聯邦農工應盡之義務。凡擁護革命之勞動階級方有持兵器之權利，與服兵役之義務。至於非勞動份子，則一律不准執兵器與服兵役。』循是以觀，蘇聯軍隊之組成係以勞動者爲主體；而俄國復爲全國勞動制之國家，其軍制自亦同於『全國皆兵』，則前說非無稽也。

目前，蘇聯之國防準備係以法日爲主要對象，而以波蘭、羅馬尼亞及日本爲假想敵；因是正式主力軍隊悉集中於烏克蘭、白俄羅斯及遠東，以擔任國防第一線之一切工作。在軍隊配置方面，共分八大軍區，其名如下：

- (1) 列寧格勒軍區。
- (2) 莫斯科軍區。
- (3) 烏克蘭軍區。
- (4) 伏爾加軍區。
- (5) 北高加索軍區。
- (6) 白俄羅斯軍區。
- (7) 西伯利亞軍區。
- (8) 中亞細亞軍區。

另置高加索獨立軍區，以警備歐亞之交通線。就中，三、六、七三區最爲重要，尤以第七區之活動極堪注意。主持第七區之軍事工作者爲布魯歇將軍（General Blucher），即曾參預我國北伐之國民革命軍顧問加倫（Galen）將軍是。此人爲蘇聯有數之軍事家，且洞悉遠東情形。最近西伯利亞軍隊集中在五十萬人以上，其他飛機、重砲、坦克及特種化學兵器稱是。數月

來復囤積糧食與現金，渡假而中東鐵路之機車及車輛亦運入俄境，磨刀霍霍，其意何居乎？與此遙相輝映者，則素稱俄國通之日陸相荒木貞夫方操縱其少壯軍人，頗指氣使，對亞洲大陸作不斷之壓迫。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世界再戰其能苟免乎？

一九三一年一月，莫斯科共產主義青年團舉行第九次大會時，蘇聯人民軍事委員長伏羅希洛夫（Voroshilov）致辭云：『紅軍將來如遇戰爭，可以最少之流血而獲勝利。但戰爭中心須在蘇聯國境以外，不容資本主義國家一兵一卒踏入我等國土之上。同時，對於新時代之軍事技術，務須努力研究。蓋將來之戰爭將完全機械化。紅軍不僅應在戰術方面超過資本主義各國，即機械方面亦須追及先進陸軍國。此實為吾人當前之重要任務！』總之，無論蘇聯備戰之目的為自衛，抑為侵略，但積極備戰確為不可掩蓋之事實。在今日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不能並存之形勢下，蘇聯準備如此偉大之軍力，與如此充實之國力，其用心蓋不難想見。一年來，蘇聯在我國東北屢遭日本軍閥之壓迫，隱忍退讓，至再至三。一旦忍無可忍，勢將訴諸最後之武力，可以斷言，是皆吾人所應深加警惕，而善謀所以自處之道者也。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三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再版

(34238)

新時代
史地叢書
蘇俄之歐洲國際關係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撰述者 徐 韞 知

主編者 吳 敬 培
蔡 元 五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權
所有
翻印
必究

(本書校對者程遜公)

*C二九三

578
282748



ABC
51.22